史記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從新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曰楚上蔡年少時為郡小吏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府文書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其事務也劉氏云游說諸侯當見強主以策之於士術也非也今秦

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彊時亦說事成熟時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覩肉而食之莊子又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暇游說取榮貴郎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強行也故詬莫大於卑賤正義曰呼台反恥辱也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正義曰言譏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為若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索隱曰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

其幾也索隱曰胥人猶胥史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何失時也劉氏解幾爲強非也○正義曰骨相世幾幾請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非說行君臣揣辭世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也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秦孝公惠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爲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

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閒秦以作注溉渠〔正義曰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邸瓠口為渠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閒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不斷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為權時義亦未為得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正義曰在始皇十年〕臣聞吏議

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索隱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是也○正義曰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號五羖大夫也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文云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厚幣迎之以爲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也時遊宋故迎之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丕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後歸秦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爲十二誤也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

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索隱曰案惠王時張儀爲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州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爲先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以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北收上郡正義曰惠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并巴蜀收上都取漢中伐義渠月黎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丈躰然也東據成皋之險正義曰河南府伏水縣也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索隱曰高誘注淮南云蠶食盡无餘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

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曰昆岡在于闐国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括地志云濆山一名崑山一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也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見蘇秦傳乘纖離之馬徐廣曰纖離蒲稍皆駿馬名〇索隱曰徐氏據孫卿子而為說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

索隱曰駃音決騠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為獻廣雅曰馬屬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

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傅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以璣附着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蛇珠也隋在濮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為之並非秦所有物也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脩使〻索隱曰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索隱曰說文云甕汲缻也音於貢反缶瓦器也秦人撽之以節樂缻音甫有反鄭衛桑

聞昭虞武象者索隱曰昭字一作韶字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索隱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

以資敵國【索隱曰資猶給也】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爲資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

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

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

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
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
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
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始皇三
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曰今沂州丞
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
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
莫從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始皇第十八

了此書方落文中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也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徐廣曰一作轀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轀輬車也如淳曰轀輬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

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史記音翦窄顯反○索隱曰劉氏音將淺反則譾亦淺義也人語自有重輕所以義字有異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

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

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

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illegible]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水泮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

太子（正義曰謂廢申生立奚齊也）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正義曰謂小白與公子糾）身死爲戮紂殺親戚（正義曰謂殺比干囚箕子）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爲逆謀故文安足爲謀也）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

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
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
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
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
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
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
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
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内
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
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

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〇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閒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

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
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
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
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趙高
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
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
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
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
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
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

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史記正義曰矺音貯格反○索隱曰矺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

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傜無已於是

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郤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索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曰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索隱曰粢音資糲音[illegible]反粢者稷也糲也[illegible]米飯也藜藿之羹飯土匭徐廣曰一作熘啜土鉶音刑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徐廣曰觳音斛觳一作轂推也○索隱曰小雅云觳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轂則字宜作轂鄒氏音角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曰謂河之九曲別為隄防決渟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胈胈膚毳皮

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

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為桎梏於身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

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
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
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
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
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
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
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
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彊扞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扞奴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

則闕旣則一族黥刑之人可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尋常以言小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爲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為攫也取也凡鳥翼擊手物必轉足取攫之又搏物亦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

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牝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塹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塹則易涉故跛牂牧於泰山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縱恣何獨苦心為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拙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

則流漫之　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弗反摩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已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

末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

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照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徐廣曰揆一作揆也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

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以我若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為疎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訟言公過三川城

以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駰案觳抵即角抵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

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杞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滅君乎案表韓昭玘事韓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絜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

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
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
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
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
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
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
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
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
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

不亂哉曰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

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

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

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

兵弍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隱曰劉氏云弟字誤當爲孫子嬰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曰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羽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　鼠在所居　人固擇地
斯效智力　功立名遂　置酒咸陽　人臣極位
一夫誑惑　變易神器　國喪身誅　本同末異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索隱曰驁音傲又鄒氏音五到反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伐韓取城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

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及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爲宦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爲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

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泉（正義曰宮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索隱曰並白浪反）北走琅邪（索隱曰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亦）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己也因

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
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
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
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
趙高恐蒙氏復貴而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
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
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
索隱曰愈一作俞俞即踰也昔史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
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囚
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

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
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
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
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
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
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
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
相信而外使鬭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
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宮名令蒙毅曰先主欲
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

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曰毅言己少事始皇順旨蒙顯幸皇沒世可謂知意也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

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 索隱曰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云籍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沉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

記府，可謂信之。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三，伍謂五。即合五大夫欲參伍驗之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以此，是必孽臣逆亂，徐廣曰：一作辭。內陵之道也。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曰：此故曰者，以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驗亦別以言斷從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

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

蒙氏秦將　內史忠賢　長城首築

萬里安邊　趙高矯制　扶蘇死焉

絕地何罪　勞人是愆　呼天欲訴

三代良然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倖楚漢位將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晉灼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也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云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去抵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索隱曰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

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索隱曰地亦屬中山○正義刁音邢定州蒲陰縣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

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
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欲更別求也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
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
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
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
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
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
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
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

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下務獨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

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桀曰鄧展曰至河北縣說之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爲名在交阯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鬬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

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徐廣曰倳音胾）公之腹中者（相連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爲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

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

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正義曰戲音羲出驪山）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戛瓚曰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

時閒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幾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

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

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索隱曰杖音丈箠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也挈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索隱曰地理志屬常山）秦

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

耳曰兩君羇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羇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刃也音烏轄反騶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丌壽音擫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

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曰十中冀一兩勝秦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崔浩云嘗猶試至皆沒。當是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

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怨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曰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

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厠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爲人所稱譽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

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說下音式銳反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下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孤疑莫知所從也甘公曰文穎曰書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亦

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二年十月斬陳餘泜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索隱曰蘇林音祗晉灼音脂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是保郭景純註山海經云泜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曰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趙王歇襄

國漢立張耳爲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駰案漢書四年夏漢五年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徐廣曰韝者臂捍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索隱曰崔浩云屈膝以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音如孱愞之孱冀州人謂懦弱爲孱韋昭曰仁謹皃○索隱曰案服虔音鉏閑反弱小貌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索隱曰案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爲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

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為乎（索隱曰漢書作汙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汙薉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也）要之置（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曰文穎云置人於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廁廁者之側之外囿以為言也亦音側）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

變告之於是上詔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師古曰丁劣反○索隱曰案說文云剟小刺也漢書作刺爇張晏云爇灼也說文云燒也亦剟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

者以私問之（橫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徐廣曰箯音鞭駰案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筍將筍者竹箯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為筍郭璞三蒼注云箯輿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

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韋昭曰肮咽也索隱曰蘇林云肮頸大脉也俗所謂胡脉音下郎反肮該或音下浪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猶配也易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

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索隱曰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敖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鄉中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苑云然猶尒也謂相和同諾者何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

若相須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何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

張耳陳餘　天下豪俊　忘年羈旅
刎頸相信　耳圍鉅鹿　餘兵不進
張既望深　陳乃去印　勢利傾奪
隙末成釁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